

印度世界精神组织嘉年华会 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至七日，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办的世界精神组织的嘉年华会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表演，受到来宾们的欢迎，主办单位为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奖牌并献上哈达致敬。

艾哈迈达巴德是印度第七大城市，有着著名景点阿布山。此次盛会在阿布山下的大型庄园内举行，数千位来自印度与世界各地的博士、医生、公司总裁及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参加。

嘉年华会在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的壮美乐音中开幕，大会主席致词时说：“谢谢天国乐团，这些来自天国的使者们，带给了我们神圣的讯息。”

印度法轮功学员向来



天国乐团在印度阿布山下演奏 右图：主办单位向天国乐团代表颁发奖牌并献上哈达



宾介绍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上亿人通过修炼达到了身心健康。他们并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来宾们表示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不可思议，纷纷签名表示反对活摘器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在第二天的大会中，天国乐团成员上台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气氛充满了整个会议厅。与会者对学炼法轮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位年长的博士急切地询问哪里可以找到《转法轮》等相关著作。闭幕式当天，大会秘书长特地向天国乐团成员致谢，并用英语说“法轮大法好”，他还说：“任何人都不应暴力迫害善良和平的好人，邪恶不久就会走到尽头。”◇

澳洲最大英文媒体揭大批患者去中国换器官

（明慧记者夏纯清墨尔本报导）近日，墨尔本一位肾脏外科医生在接受澳洲传媒巨擘费尔法克斯媒体（Fairfax Media）记者采访中提到，他的病人成团大批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死刑犯人数，间接印证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暴行。

费尔法克斯媒体旗下的墨尔本《时代报》和《悉尼晨锋报》，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刊登了署名记者赛亚的文章，文章说全澳大约有一千六百名病人在等待器官捐赠者，但捐赠者的数量远远不够，在二零一零年，每一百万人口中只有 13.8 人捐献。

澳洲肾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四年，当患者苦苦等待器官的时

候，“在中国可以很快找到匹配器官”的说法在患者的圈子里流传着。

费尔法克斯媒体记者询问古德曼医生有关器官移植旅行的事，是否有过肾透析患者突然消失，两个星期后再次出现，躯干上多了一道疤痕？

“很多次，”古德曼医生说，“大约五年前，他们集体去了中国，回来后带着移植好的新肾脏。据说，捐献者是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而且血液和组织类型早已经匹配了。”“我强烈反对器官移植旅行，”古德曼医生说，“这对捐献者是一种侮辱。”

中共每年处死的犯人在两千到三千人，而中共公布的数据显示，二零零五年中国有两万个器官移植手术；二零零八年中国肾移植累计八万

六千八百例，肝移植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例，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

澳洲《新闻周刊》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载了评论文章《中国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被强制摘取器官’。”“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说：“任何情况下，病人都不应接受这样的器官，因为这违反基本道德良知，是反人性的。”◇

走出怨恨 迎来崭新人生

【明慧网】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就告诉我，要煮三餐，要伺候婆婆、小姑、小叔，她的要求我照单全收，但是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让婆婆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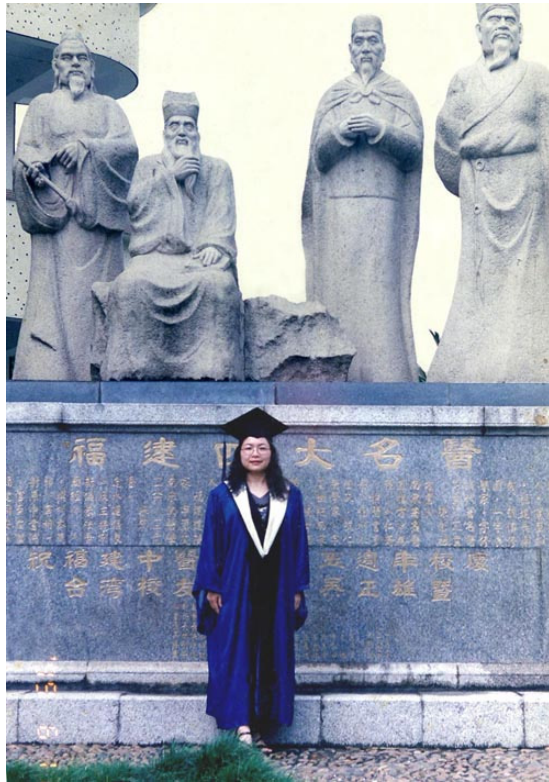
一天，丈夫的堂嫂来访，婆婆听到堂嫂的叫门声就冲进厨房，我正在洗碗，她一下把我推开，自己洗起碗来，等堂嫂走进厨房，婆婆就跟她说：“你看，我娶这个媳妇，饭也是我在煮、碗也得我来洗，她什么都不做！”

怀孕期间，我孕吐得很严重，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全身无力，无法正常做家务事，婆婆却对我大吼：“骗人没生过孩子啊！不要装了，赶快去煮饭！”

我不明白为什么婆婆总是这么对待我，对她的怨恨与日俱增。婆婆是个烧香拜佛的人，对人却如此不善，我从心里反抗着她。

我母亲经营中药行，我对中药也很感兴趣。一九八九年，我有机会前往大陆学习中医学，此后十年的时光，我两地奔波，于一九九九年研究生毕业。

此后，我也跟母亲一样开店经营中药材。一天，顾客王小姐很热心地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转法轮》，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把书收下，但一直没有看。



台湾的杜鹃女士

直到有一天，我拿起《转法轮》阅读，这一看感到非常震惊，书中讲述的做好人的道理深奥又简明易懂，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正是我人生疑问的答案！我激动地打电话给王小姐，感叹世上竟然有这样一本书！

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由怨恨婆婆转而感谢她。做到这一点很难，我能做到，凭借的是法轮大法的力量。

我读到李洪志老师在《澳大利亚法会讲

法》中讲的：“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这时我对自己十分懊恼，因为婆婆还算不上是什么敌人，我竟然无法爱她，这怎么能行？

我试着去理解婆婆，看到她的一生确实受了很多苦，我开始怜惜她，从对她的善意理解中又生出了更多的宽容。另一方面，我开始感谢婆婆，当初正是因为她，我才在逆境中被激发出超常的毅力，在漫长的岁月里完成了医学教育，学得一技之长。

最后我发现，我已经原谅了婆婆，也解脱了自己。

如果没有大法，我还浸泡在怨恨里，自己都快成了跟婆婆一样的病态者，思维被气恨的情绪牵动着，十分痛苦。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做到“先他后我”、“先为别人着想”，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让我变得理智、包容。而我发现，所有对他人的善心善行，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遵循“真善忍”去修炼，我的智慧也不断被开启，对各种专业知识，包括医书里没有的、教授没教过的、临床没学到的，都有所领悟。法轮大法让我迎来了崭新的人生。（文/杜鹃）◇

炼法轮功一个月 尿毒症痊愈



【大陆来稿】二零一三年五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云南打工的刘重生（化名）忽然被腰痛折腾得死去活来，翻来滚去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支撑着病体回到湖南澧县老家。妻子和儿子急忙将他送到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尿毒症，高血压（200/100mmHg），双肾肿大，肾功能丧失，排尿困难。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透析。

刘重生陷入两难境地：俩口子靠打工挣钱，透析得花多少钱啊！签字住院吧，没钱；不签吧，人家不给治，怎么办呢？想到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的妻子，他挣扎着爬起来颤颤巍巍地走进医生办公室对妻子说：“咱回家吧，你带我炼法轮功。”

医生把他妻子拉到一旁说：“放弃治疗等于是等死，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妻子将医生的话告诉了丈夫，刘重生拔掉手上消炎的针头说：“走，咱回家。”

回到家，妻子安顿他躺下，放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给他听。听着听着刘重生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他认真地跟着妻子学炼功法动作。刚开始，只能傍着床沿比划；第二天能站直身子炼了；第三天腰不那么痛了，也能吃东西了；到第十天左右，能正常排尿了；不到一个月，体重从入院时的一百二十斤增到一百五十多斤。

夫妻俩到医院去复查，检查结果：血压由入院时的200/100mmHg降到140/80mmHg，肾功能指标一切正常。

手捧报告书，刘重生兴奋地喊“法轮大法好”，在场的医生、护士都啧啧称奇，说：“炼法轮功一个月，尿毒症不治自愈。法轮功真神了！”◇

大连郝秋晶：在马三家教养院的日子里

【明慧网】按：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大连市对近百名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法輪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绑架，下面是法輪功学员郝秋晶自述在马三家教养院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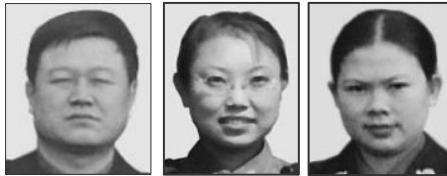
二零一二八月二十三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劫持马三家教养院（位于沈阳）的路上，黄海路派出所的恶警江峰威胁我说：“郝秋晶，给你判一年太少了，最少得三年。”到了马三家教养院，江峰又阴森的说：“进这里，郝秋晶，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说完他自己还乐呢。

在马三家教养院的日子里，恶警强迫我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坐小凳，由犯人和包夹看着，不许闭眼，伸腿、说话。一次，犯人黄雪梅（云南）殴打大法弟子陈桂香，我起来阻止，恶警张磊拽着我的耳朵说：你是人吗？我问她谁给的权力打大法弟子？她上来就扇我一耳光。

恶警把我拖到东岗（东岗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刑房），疯狂的把我反铐在暖气管上，说你要“立棍”呀，把手铐用力勒紧到骨头里，一会儿我的



酷刑图示：抻刑



左起：恶警马吉山、张磊、张秀荣

手就麻紫了，过了两小时，恶警再使劲给揉揉，让我更疼，又不留痕迹。等半夜十二点，恶警要睡觉的时候，才把我放下来。两个多月以后，手铐的印还在我的胳膊上。

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的第一

个月，丈夫带着孩子来看我，恶警不但让不见，还离间我们夫妻关系。恶警幸灾乐祸的告诉我：“你丈夫和孩子来了，你不‘转化’，见不着。”

十月末，恶警看我还不妥协，恶警张磊把我拖到迫害大法弟子的小黑屋内，用手铐铐在铁床最下面的小铁杆上，动弹不了。

男恶警马吉山用报纸写的诬蔑师父和大法的纸贴的满墙都是，铺在地上；恶警任红赞不时的进来，拿脚尖顶着我的脚，恶语相加，张磊每天放诽谤大法的录像，十七个小时不许我上厕所。

这样持续了十一天，恶警看我还不妥协，张磊和张秀荣把我双手抻到双人铁床（上下铺）的上端，俩人狠劲的扭我的手，找来印泥往纸上摁手印。然后恶警跑到大法弟子面前，说我“转化”了。

后来恶警又把我一个手铐上端，一个手铐下端（上下铺），拉伸到极限，脚够不着地，手勒肿的象个大馒头，床上面播放诬蔑大法的录音。房顶上可以听到成群的乌鸦在叫。

恶警又一次给我上抻刑时，我不配合，我劝张磊不许再铐我，她一边疯狂的骂着，一边对我拳打脚踢，撕拽着我的头发，拖拽不起来我时，她跑到走廊另一屋子，找来三个男恶警，把我抱起来后，又一次“抻”上铁床。

在我受刑时候，恶警有装伪善的，有狠毒的，有看戏的，轮流倒班不间断。这些警察天天喝着茶水，磕着瓜子，各种小食品，拿着锅可以随时煮东西吃，有打扑克，有跳绳的，有打壁球的，各种活动玩出花样，看着大法弟子在受刑。

恶警张秀荣说：别再坚持了，要不会残废的。我的胳膊已经抻的不好用了，从二层床上放下来的时候，我左手象断了一样，没有知觉，“咣当”一下砸到腿上。现在都一年过去了，我左胳膊还是不能往后使劲，膝盖、脚后跟严重损伤，不能上班。

沈阳地区迫害简讯

■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沈阳法輪功学员于溟被沈阳市国保警察强行绑架，在非法送往看守所的途中，于溟跳警车走脱，被非法通缉。九月二十三日，于溟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小号内，此次于溟被绑架近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亲友心急如焚。

■ 沈阳市大东区法輪功学员胡秀燕女士，于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早上六点多，被沈阳市国保警察绑架。十月十日，八十五岁的老母到沈阳市看守所（位于沈阳于洪区造化镇高力村）要求放人。看守所头头态度蛮横的对老人说：你说什么情况都没用，除非她死了，老母老泪纵横。回到家中，年近九十的父亲听说女儿回来无望，也倒在

床上，整日一言不发；弱智的弟弟想姐姐，哭闹不停。

■ 沈阳市法輪功学员朱兰英，女，六十一岁，于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四日下午遭恶人举报，被和平区浑河湾派出所绑架。十四日下午五点多，七八个警察到家里非法抄家，带头警察叫常春。晚七点多，四、五个警察又再次非法抄家。

■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原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国保恶警队长乔毅，带领警察，在夏芳园，绑架正在晨炼的大法弟子，在往回走的路上，乔毅的车出了车祸，当时被送医院。一星期后，乔毅的同学、朋友去看他时，乔毅自己说：“我这是抓法輪功是遭报了，胳膊抬不起来、放不下，残废了。”

无愧良心 才能活得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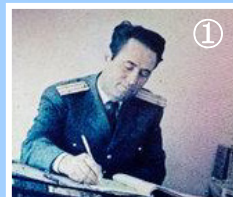
今年九月之前，罗马尼亚八十八岁的前典狱长亚力山德鲁·维西内斯库还过着悠闲的日子，他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和政府配给的舒适公寓。

但他的好日子在九月初结束了：布加勒斯特的检察官宣布，他将因在共产党时期的暴政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审判，他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这是罗马尼亚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推翻并处决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之后，首次审理此类案件。

在他管控的监狱中勉强活下来的犯人们的记忆里，维西内斯库是一个残忍的施虐狂。前劳役营典狱长扬·菲乔也受到调查，并可能面临指控。

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的罪犯，终会被清算。

在中国，中共江泽民集团因为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不同于中共信奉的假恶斗，而发动了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共甚至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同时干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如今，迫害元凶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已在世界三十个国家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欠债必还，这是上天制定的法则。上天也以种种途径向世人昭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并给人指出“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坦途。望追随中共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多思量。



当年酷刑折磨政治犯的 Ramnicu Sarat 监狱。①当年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监狱服务的维西内斯库 ②88 岁面临审判的维西内斯库



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央视镜头显示，刘春玲是被打死的。①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 ②重物猛击刘的头部之后被弹起 ③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一位医务工作者的回忆

【明慧网】我是一个全国知名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中共在死刑犯身上活摘器官的做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以下是我亲眼所见。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科室领导派我去取一块人体组织，作为实验室切片用。我来到病房大楼一楼的房间，床上躺着一位约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从裸露的双下肢看，他身体非常健康、结实。我去时，见他的胸腹已被切开，肝、肾等器官已被取走，一位眼科医师正在取他的眼角膜。我向主刀医师要一块食道组织，当医师在他胸部切取时，我突然发现



油画《活摘器官的罪恶》

他的左小腿在抽动，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是活体摘取器官。我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取下的食道组织放在纱布上，食道上有许多鲜血，软软的，还有一些温热。

这时外科医师抬起头来向周围的人嚷道：“还有没有要组织的，赶紧啊，我们要缝合伤口了……”我听旁边人说，男青年是个死刑犯。那场面、那架势，活像在屠宰场一样。

即便是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啊！

医师们拿着需要的器官陆续离开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所以多留了一会儿。我看到死刑犯的胸腹部切口被缝上后，主刀医师和助手离去。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走上前来，双手捧起手术床上的鲜血，“啪、啪”地往死刑犯的脸上撒，做成犯人被处死时鲜血喷溅在脸上的假相，另一名警察赶快对着犯人面部拍照。一切完成后，警察将尸体用厚橡胶布裹严实，放在手术室的墙角，待送火葬场。

后来听人说，许多医院都与法院套近乎、拉关系，就是为了开展这种私下交易，医院取得新鲜的器官用于移植、实验等，而法院也能从这样的交易中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这样的邪恶交易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国大陆各大医院普遍发生着。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都很难过，行医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种对生命极不尊重的行为，令人何等悲哀！我们真应该深深地反思，不再与邪党为伍，重拾生命的尊严，重拾医者的仁心。